

七律《湿地芦苇颂》组诗

小序: 11月8日,在《湿地公约》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全球滨海论坛研讨会边会上,盐城黄海湿地作为中国第14处世界自然遗产,填补了中国海洋湿地类型遗产空白,成为全球第二块潮间带世界湿地遗产。明湖诗社成员以湿地芦苇为意象,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组问题律诗《湿地芦苇颂》。
隋农
挺立寒秋傲众花,河滨泽畔喜安家。葭葭寄念千年颂,云水为邻万口夸。芦荡深情藏甲冑,书坛厚爱走龙蛇。任凭风雨频侵扰,我自悠然赏晚霞。
江正
前身笃定是亲家,转世人闲出误差。有节虚心骚客赞,无求质朴庶民夸。哥居岸上山披绿,弟在河中水染霞。欲问双方何界别?难分彼此似菹麻。
陈煊
湿地河滩僻处生,一年一度自枯荣。根深叶茂腰挺直,志洁心灵宠辱轻。冷对霜寒观世态,闲看彩菊展风情。平凡不受时人重,只待诗家妙笔评。
石元庆
最爱家乡那片海,葭葭浪浪净尘埃。身坚志韧临风雪,腿湿衣香涉水来。不亢不卑情似竹,经霜经雪性如梅。欲将英韵传天下,社稷悠悠涌俊才。
李清正
大野随风气正豪,沟沿隅角亦为家。珠圆已共春心发,纤影仍依夕照斜。一抹青葱迎劲客,万条劲挺蔽尘沙。霜凝秋杪秋寒月,不见长竿只见花。
杜渺
苇笋尖尖滩地扎,芦花开放溢清香。根缠碧水腰杆直,头顶蓝天绿叶苍。有节虚心甘淡泊,无求直道乐平华。全身上下皆珍宝,愿助农民向小康。
颜玉华
诗经最早赞风华,不必耕耘自发芽。泽畔河滩披绿袄,

一个渐字,很有点说头。从字义上看,为慢慢的、逐步的意思;从状态上看,乃浸入、流入的形象。如果从社会应用层面上来看,则会衍生出许多生活的道理来。
比如渐变,说是事物变化的一个过程,或曰一个程度。这个过程,这个程度往往表现为量变,量变即可量化的部分就是渐变,质变的时候就是经过一定量变且超过界限的度就会发生突变。了解了渐变的状况,掌握渐变的规律,我们自然就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。
又比如渐进,是说大到国家,小到个人朝着自己目标前行的路上,有的时候是大步前进,快步跟进,跑步



看海驿站 王万舜 摄

捉虫记

高亚

小雪节气后一天,淅淅沥沥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停了。我来到院内打扫飘零满地的树叶,看到小菜园的青菜上有一条长虫在蠕动,我随手将它拎起来,“好家伙,久违了!”我抓起已数十年未见的青菜虫,看它那青郁郁,圆滚滚的身子,知道菜上的虫一定是它的杰作了。我仔细端详,认真打量着它,那些烙印深刻的捉虫、玩虫的记忆又鲜活地在我脑海跳动。
儿时捉虫是自然、天性的显现。农村孩子的童年虽然没去过城市里的游乐场、动物园,但广袤的田野、辽阔的天空、多姿多彩大自然,使他们尽情地释放童心,随心所欲,别出心裁地玩耍,同样充满快乐,获得满满的童趣。捉虫于我,就是那时开心得意忘所以的一件趣事。
虫种类繁多,形态各异,当时只知道有硬壳虫和软体虫。常见硬壳虫有:瓢瓢虫、萤火虫、瞌头虫;软体虫有:毛毛虫、洋辣子、棉铃虫、青菜虫、豆升。还有当时不知道属虫范围的,但经常捉它们玩的蜻蜓、蚱蜢、蝴蝶和螳螂。
夏天雷暴多雨,每当下雨时,天气闷热、气压很低,蜻蜓都在人的头顶上盘旋。几个伙伴有的拿扫帚追着蜻蜓扑,有的把抓住的蜻蜓用线扎尾巴,一个人拽住线让蜻蜓在前面飞,其他人一窝蜂地跟着蜻蜓跑。“噔噔”的脚步声、“嘎嘎”的吆喝声,吓得蜻蜓一个劲地往前飞,后面一趟人死命追,重重叠叠,乐此不疲。眼睛盯着,黑色,虫体小而瘦长,玩睡时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虫的身子,不一会它就“吧”一声碰下头。那是它为了脱身,在向你磕头求饶。我们玩睡虫时,双方各拿一只虫,让旁边小伙伴数10个数,看谁虫碰头多,碰头少的一方,拿出虫子的人就替虫向对方磕几个头,然后再把虫交给各自的另一方人继续玩,直到睡虫累得实在没力气再磕头了,才将虫放入瓶里明日再玩。捉萤火虫,有趣又有味。吃完晚饭,避开家里的大人到河边、芦苇丛中捉萤火虫。萤火虫就像幽灵,忽快忽慢,忽明忽暗,忽高忽低,你明明看到飞到眼前了,待伸手去抓时,光亮又不见了,当你正发愣时,光亮又在你眼前眨了一下。捉到的萤火虫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瓶里,待到一定数量后,一路欢呼雀跃回到家里放在枕头旁。看着萤火虫在瓶子里发着幽幽绿光,想着天上神秘的月亮和眨眼的星星,很快陷入莫名的沉醉,做起了自己的美梦。
成人时捉虫是为挣工分。那时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,社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。棉花是当时生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,长棉花不但费时费工,而且虫害多,防不住虫,棉花就减产,甚至失败。那时农药少而贵,棉铃虫主要靠人工捕

渐

张锋

跃进,有的时候则坚持循序渐进,一步一个脚印,稳中又有升,升中有长,胸中有个大目标,脚下有个稳步仗。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那样,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可别小看这一点,累积起来,就是大进步。
再比如渐长,是说平时看不出来,到一定时候又看得出来。举个身边的例子,我们脚下的土地,在一千年

的时间长河里,由本来是大海的地方慢慢长出来的,这叫沧海变桑田。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,是无法觉察到的变化。就如现在的盐城滩涂,射阳河以南仍然是淤涨型的湿地,每年还以万亩的速度向大海推进,所以说它是“日不见其增,年却见其长。”这便是典型的“渐”。

古人十分懂得万物渐变的道理,所以既有“见微知著”的成语存世,又有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的格言教人。明白“渐”字的内涵和其中的深意,对于我们健康立身和清白处世,或许益莫大焉,功莫大焉。
记住一个“渐”字,向上靠的每一步;悟透一个“渐”字,下破止于第一步。

好家风传承

王金贵

一
家风透视文明,家风连着牵挂。千千万万个好家风,把亲情温馨播撒。家风是一件暖衣,家风是一座宝塔。家风是避风的港湾,家风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家就是过日子,天天粗茶淡饭酸甜苦辣。家中老小和谐相爱,儿女情长承欢膝下。家就是温暖,有人疼,有人想。相互安慰搀扶,再苦再累也不怕。弘扬优良家风,传承中华文化。争创文明家庭,利国利民利家。
二
国家有国家,国家就是方向。家有家风,家风就是力量。家庭就是一部书,家风是举家的脊梁。上善若水、厚德载物。博古通今、忠孝兴邦。怀瑾握瑜、天道酬勤。正直无私、不卑不亢。家风如清泉,永远在我们的心田流淌。家风似乳汁,时刻补充着我们正能量。
三
清廉的家风,你是拂面的春风,惬意舒坦、其乐融融。你是绚丽的阳光,普照大地,温暖如春。你是久旱的清泉,潺潺流水,滋润心田。你是解难的神灵,去除贪欲,庇护子孙。你是指路明灯,清除障碍,奋勇前行。你是美丽的花朵,争奇斗艳,色彩缤纷。你是“草吧”树林,根植土地,吐故纳新。赞美你,清廉的家风,言传身教,积德行善,奉献社会,恭敬他人,勤俭持家,不取不义。赞美你,清廉的家风,淡泊名利,不图虚名,谦逊和睦,为人宽容,赤子之心,善始善终。

盛满记忆的老屋

朱克章

在百年古镇的陈东家,曾经有幢我居住了三十年的老屋。如今陈东家老屋街稀稀可辨,然而老屋却瓦砾无存。但多少梦里,我依旧回到了老屋,回到了无法忘却的日月。
陈东家老屋街南北走向,从南坝口向北到轮船码头约有一公里长,中间有一段弯曲,人们称之为“角头街”,这是当年最繁华的中心地段。角头街有幢小楼,这就是我家。我们姐弟五人跟随父母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。
前些日子去陈东家老屋街参加一场七十岁生日聚会,酒后微醺,老屋的形状朦胧朦胧浮现眼前,不由一人独步“角头街”,寻觅到老屋的旧址,在这里徘徊了许久,往事纷纷涌上心头。老屋砌于何时?听父亲说,已有一百多年了,是我的曾祖父在一陈姓财主家当长工,陈东家老屋街建了将近三十年。
六十多年前在老屋的日子,艰苦却很温馨。常常是一锅粥吃一天,能吃饱一顿腌子菜、炒韭菜,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。记得1958年公社化食堂堂之日,紧接是三年严重困难时期,随之而来的是“十年”非常时期,我整个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便在老屋中度过。这段时间,父亲承受艰辛,忍辱负重;母亲节俭缩减,维持家计。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读过几年书的“知识分子”,因而在伪乡公所做过几天文书,新中国成立后又任供销社总账会计。正因为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,非常时期父亲被分配到边远冷落的商业网点“代销店”做职员。父亲被“罢官”后,原本可以维持一日三餐粥的生活一落千丈,家里时常断粮断炊。我们姐弟五人都还小,就像一窝嗷嗷待哺的小鸟,等着父母“投喂”。父亲无奈,不顾往日“知识分子”的面面,想法在家挣钱;在老屋的小楼上用硬纸壳兑花露水做成雪花膏,用上海的皱纹纸和香烟丝裹成烟卷,在楼下的天井里用青岛碱粉做成咸碱,通过关系从公摊管理所买回大柴打帘子、编席子……父亲用这些挣的钱支付我们姐弟的学费和贴补家用;母亲更为辛苦,常带着我到洋北六塘拾麦,到河西新舍摘胡萝卜,以便一家糊口;我们也利用放学后时间挑苦菜、摘盐蒿,回家填肚充饥。是父母的含辛茹苦,我们才能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!
改革开放后,我们姐弟五人陆续离开老屋,走上社会,进入单位工作。最先是编队在农村十年的大姐返回进了射阳纺织厂做工,后是父母在老屋相继进了两门称心的儿媳,再有父母喜欢的两个女婿,在老屋和他们共同生活了一段舒心的时光。这期间父亲又回到陈东,担任商业公司总经理。母亲也经常抱着我们的下一代,开心地做起了奶奶。
我参加工作后,虽然在县城合德上班,但每到星期日,总是骑着自行车,带着老婆和女儿回到陈东,回到父母生活的老屋。而此时,兄弟姐妹们都带着各自的家人,汇聚成一个十人的大家庭,老屋里欢声笑语,其乐融融。
1987年12月1日,那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。这天夜里,气温骤降十几度,寒风呼啸,冰冷刺骨,老屋的空气仿佛被冰冻凝固,父亲在小楼上突发脑溢血,告別了他住了一生的老屋!老屋里再也没有父亲的音容,再也没有我们的欢乐。
父亲去世后,母亲被我们接到县城同住,老屋也卖给陈东镇政府做文教办公室。从此,老屋便成了长在我们心底的乡愁。
如今,父母都已不在,眼前的老屋也瓦砾无存,望着老屋旧址处仍可辨识的老街,任凭记忆驰骋,泪洒衣襟……

读书养心

江正

清朝文人张英认为书乃养心第一妙物。他说“闲适无事之日,终日不观书,则起居出入,身心无所栖泊,耳目无所安顿,势必心意颠倒,妄想生嗔。处逆境不乐,处顺境亦不乐。”他的言下之意是,不读书,即使生活闲适,也会内心空虚,而手执书卷,便像沐浴清风一样,心生愉悦。
古人说:“三日不读书,便觉语言无味,面目可憎。”相由心生,不读书,则心情焦躁,烦躁不定,而面怎会让人赏心悦目?可见,书的确实是养心妙物。
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有时并非如此,走再多的路,到底是一个人的风景。宁静的午后,临窗而坐,打开散文集,从质朴或清新的文字里感受作者的人生,自己似乎也经历了一样。每一个作者的散文集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看过足够的风景后,眼界自然宽了,心也宽了。
唐诗宋词是必不可少的。沐浴在晨光里,读一首诗,诵一阙词,胸中自会生出一份意境,得到美的享受。天长日久地浸润,愈来愈心清气朗。
偶尔找出儿时读过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《格林童话》读一读,培养一颗童心,天真纯朴,简单亦诚。
穿行于尘世,难免风尘仆仆。而一本好书就像一池池清水,去尘养心。日日与书相伴,久而久之,心便会淡定、澄明,到达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化境。

礼赞滩涂拓荒者

顾长清

量。通洋乡万余人、王志祥、严昌国是二十出头的初高中毕业生,他们见到周围许多人都到海边去落户了,也向父母提出了这个要求。父母不同意,他们就把自己的户口挂到人家的户头上,背起行李和大队一起来到了滩头,参加挖运土方。
阜余乡副五成1984年从南京部队前线歌舞团退伍回来,听说县里号召去滩涂开发,便带着干粮,骑着自行车,来到滩涂由南向北,由东向西转了一圈。晚上回来,别人问他有什么想法,他高兴地说:“辽阔的海滩大有发展前途,那里和部队一样,都是锻炼人的地方,我决心和大伙一道在那里安家扎根,改变荒滩面貌,写出反映海滩生活的文艺作品。”白天,他和回去的群众一起劳动,晚上,先是一天的生活情况和所见所闻写在日记本上。尔后,就给大家讲故事、说相声、教快板,使大家不感到海边生活的枯燥,深受大家欢迎。
这里,我还要特别讲到两个人。一位是已故的财政局局长李茂仁。他大专毕业,就被分配到滩涂一个芦苇场工作,一去就是八年。八年间,他安心在那里搞芦苇高产研究,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。1987年,射阳芦苇高产开发列入了全国“星火”开发计划

项目,总面积达1.06万亩。
一次,他带我去滩涂采访,讲起芦苇高产培植方法头头是道,同去的人不得不从内心佩服他这个“芦苇专家”。他提拔为县财政局局长以后,对射阳芦苇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。
还有一位叫顾宝玉,被人们称之为芦苇荡里的“状元郎”。
他毕业于吉林大学野生植物资源专业,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射阳滩涂情况的报道,认定是自己学有所用、大有作为的地方。就在他来射阳工作的第一年,滩涂芦苇发生了严重虫害,12万亩芦苇受损达20万元以上。眼前的事实使他深深地感到,要使芦苇高产必须加强防治虫害的研究。白天,他奔波在芦苇地上,定点观察情况,晚上回到宿舍,刻苦攻读《芦苇科技通讯》等杂志。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,就到南京、合肥等地向农业部门的专家、教授请教。四年间,他调查记录了3000多个数据,做了厚厚几大本的文字记载,终于摸索出了一整套根治芦苇虫害的方法,使单位每年增收20万元。
顾宝玉在科研上取得丰硕成果,1990年被团省委、省科委命名为“江苏省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”。1991年,他主持研究的国家“星火计划”项目“芦苇高产技术开发”课题获江苏省、盐城市的科学技术进步奖,同时获“国家星火计划成果展览会”金奖。
昔日一片荒凉的滩涂,如今成了农副工全面发展的宝地。正是有了一大批拓荒者打了头阵,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记在射阳的史册上!

10月29日,市文联、作协组织的“大美盐城,向海图强”文学征文揭晓,我的作品《先行者的足迹》被评为优秀奖。这是对我滩涂拓荒者的充分肯定。
我县有滩涂100多万亩,是发展经济的潜在资源。1982年,县委吹响射阳开发滩涂的号角,随即起草了开发的详细方案,总政策是县规划,乡组织、村施工、个人承包。总方针是稳打稳扎、围垦一块、配套一块、成功一块。不拉大摊子,不留半拉子,使农民有投入必能得到利。
这件大好事一旦在全县公开,就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。几天之内,就有上千人来到滩涂上搭棚子建新家。他们顶海风,喝咸水,住工棚,照样笑容满面;他们挑土方,挖鱼塘,捞水草,日夜不分;他们顶风浪,顶艰辛,遭失败,毫不气馁。
海河开发公司副场长刘爱章一下子就把全家15个人全部迁到滩涂落户,承包200亩土地开塘养鱼,不仅大幅度增加了家庭收入,还为国家作出了贡献,成了当地群众的学习榜样。
特困户张全元1985年饲养1000只鸭子,因缺乏技术,死去一半,亏了大本。第二年他跑到几百里外的徐州向一个“养鸭大王”取经。为了防止水老鼠等动物危害,他住到鸭棚看守。当年养的1000只鸭子成活率达到了98%。
海河乡老党员陈如仁1948年参军,南征北战,在淮海战役、解放上海、福建剿匪等许多战斗中屡建功勋。他想到开发滩涂也是一种创业,便积极要求参加,不能做重活,就和老伴结成帮手,为大家烧饭和做其他服务工作。
特别可喜的是,有一大批年轻人成了开发滩涂的骨干